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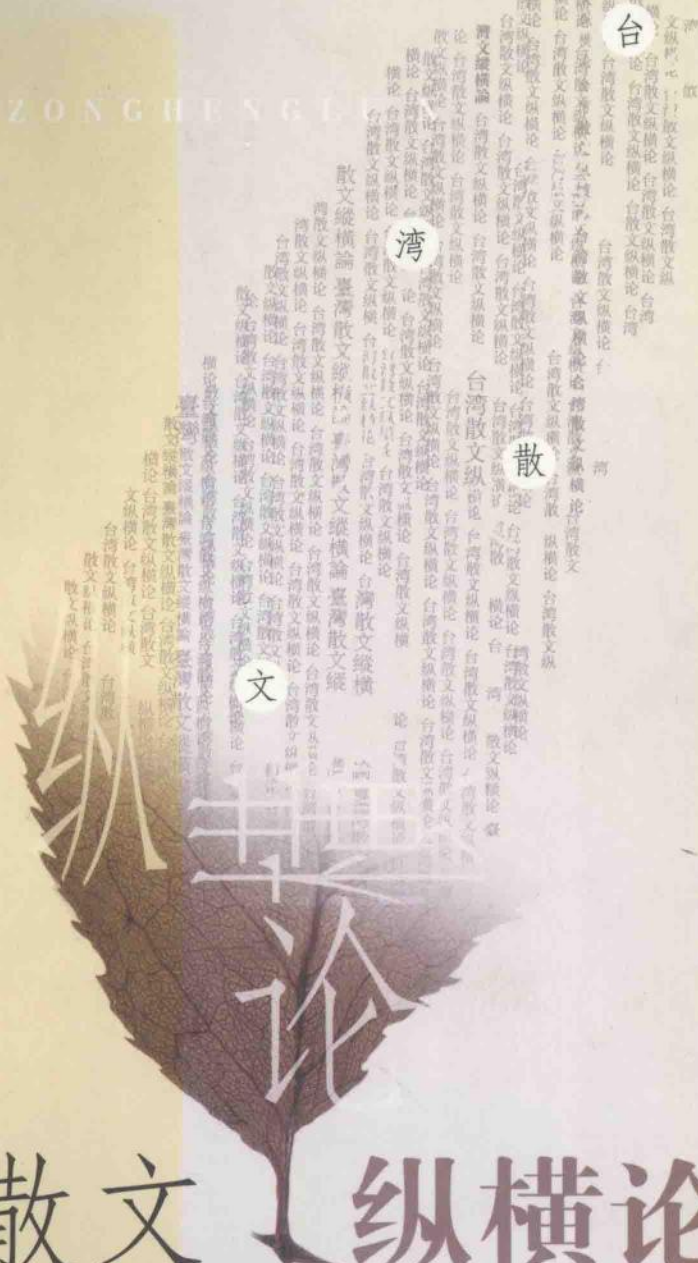
TAIWAN

SANWEN

TAIWAN

ZONGHENG LUN

SANWEN



台湾散文纵横论

方忠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TAIWAN

SANWEN

LUN
ZONGI

台

灣

文

散

台湾散文纵横论

方忠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散文纵横论/方忠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43-9038-8

I. 台… II. 方… III. 散文-文学研究-台湾省

IV.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958 号

- 书 名 台湾散文纵横论
作 者 方 忠 著
责任编辑 周 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大桥北路京新村 550 号(邮编 210031)
电 话 025-5884125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9038-8
定 价 22.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657708,83658558,83658511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短信咨询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551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范伯群

方忠将他的《台湾散文纵横论》的原稿寄给我，让我得以先睹为快。读后自应谈些感想。台湾与大陆作家的散文我是经常在报章杂志上“品尝”的，在这紧张的快节奏生活中，读一篇好的散文犹如“吸氧”，使人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越是好的散文，在头脑中的“保鲜”的时间会愈加久远。但是我与散文只是“偶遇”，而缺乏“深交”，更谈不上有所研究。这次读了方忠的《台湾散文纵横论》，就好像被他引领到高空，鸟瞰了一次台湾散文广阔的沃土，在成熟的收获季节里，展示的是一块块各有特色的作物“丰产田”。方忠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他先对台湾散文的艺术发展作了清晰而有序的梳理，回顾了台湾当代散文的承传渊源，从散文田野上的播种期谈起：“可以说台湾当代文学大体上是由一批大陆赴台作家开创的。这既包括梁实秋、台静农、纪弦、钱歌川、谢冰莹、张秀亚、覃子豪、王蓝、陈纪滢等在大陆业已成名的作家，也包括琦君、林海音、余光中、洛夫等在大陆接受教育而在 50 年代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因此，台湾的文学也就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周氏兄弟与女作家冰心等在散文领域中的成就，形成了现代散文的“文脉”，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散文的派型与上述的台湾作家之间划出清晰的传承“谱系”，也可以从这些台湾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情的色、香、味、美。

20 世纪 50 年代，是台湾的“乡愁散文”最为发达的年代。这文化乡

愁本是中国历代文学的一大母题，但是这一母题在 200 万大陆人背井离乡，来到台湾之后，“怀乡病”在他们的体内发酵、郁结，这种共同的心态在散文中形成一股如潮的激流，得到广泛的共鸣，成为这一文学母题的最深沉、真挚与瑰丽的景观，使这一历史性的母题攀上了空前的巅峰。方忠列举出梁实秋的《雅舍怀旧》、梁容若的《塞外的春天》、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郭枫的《老家的树》、琦君的《红纱灯》、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张拓芜的《坐对一山愁》、张晓风的《愁乡石》等等，都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乡愁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道出了广大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被广为传诵。而这便是强劲的中国民族风情，一团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台湾散文家的“探亲散文”又陡起汹涌之潮，这是乡愁母题的一种虔敬亲切的变奏。方忠指出，大陆开放后，於梨华、陈若曦、聂华苓、白先勇等一批作家先后回大陆探亲，也先后出版了一批探亲散文集。而琼瑶的《剪不断的乡愁》、三毛的《悲欢交织录》、柏杨的《回到母校》、张曼娟的《黄河经过的时候》、罗兰的《天津夜，好风似水》等等，也抒唱着：“我回家，我在回家，我终于回了家。我不是外来客，我是这里人。”乡情再也不仅是在梦魂里缭绕，而是脚踏在这块故土上，尽情释放那久久抑郁的思念激情。民族的“血缘”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幻，由散文家弹拨着“思乡曲”与“回乡吟”，荡漾着共鸣而又各有个性的弦歌，大家共有一个主调就是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即使过了多年，至今想起这些散文，还是舌有回甘，余香可掬的。

《台湾散文纵横论》不仅写了对古老母题和“五四”传统的承传，它还敏锐地触摸到台湾散文中一股创新的洪流，这最集中地反映在论余光中和林耀德的两个专章里。它将余光中比作一员将“革命火种”引向散文领域的骁将，而余光中的“散文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是那篇《剪掉散文的辫子》：“原则上说来，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因此作为一位诗人，余光中展开了一次扩大诗性领域的“越界”革命。看得出来，方忠

在这一专章中对余光中所提出的“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革新散文”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他对余光中的散文语言中所追求“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有着深刻的领会，也用贴切的实例加以诠释。他对余光中用阳刚之气洗刷散文中的脂粉气而形成其个性与风格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至于林耀德，是一位举着后现代的旗帜进军散文领域的急先锋。这也是新生代作家的可贵的创新。他的散文不仅推倒了农业文明的樊篱，而且跨越了工业文明的栅栏，用一种后工业文明的目光前瞻性地去注视都市这片现代精神的滋养地，用他的散文扫描高科技社会中“物”的演进与“人”的异化。余光中散文中洋溢着诗性的语言，但林耀德却擅长运用精确的科学而又形象的语言，他的行文中的妙喻令人拍案叫绝。余光中与林耀德皆崇尚散文的革新，却又显示了他们多元的风格与路径。

说到多元的风格，方忠的散文观是开放的，这种“大散文观”是兼容并包的。在他的纵横论中既有学者散文、诗人散文，也有通俗散文；既有女性散文、新女性散文，也对“小女人散文”投以善意的一瞥；既有乡土散文，也有都市散文等诸多品种。他虽只为台湾的11位散文家列了专章，但是他在“台湾散文的历史发展”、“海峡两岸文化散文整合论”和“海峡两岸女性散文整合论”中，提及的台湾与大陆的散文家是近于3位数的。例如他对耀眼的龙应台的散文中对建立国民健全人格的期盼，与鲁迅的“首在立人”的思想进行了挂钩。他从龙应台的名篇《生了梅毒的母亲》中有关生态环境污染的忧思，吁求人性良知的觉醒。的确，由于地球人类的放肆，使天空也患了“白内障”，以致阳光也无法朗照山河，我们的后代再读冰心的《繁星》时，以为天上有繁星也许仅是古代的神话。散文纵横论的关照是全面的，除了这11个散文家专章之外，他将数十位台湾散文家在台湾这个“一度空间”中进行了比较，进而他又将台湾散文家与大陆散文家之间作“二度空间”的比照。台湾诗人、散文家洛夫说得最为形象：“散文如

水，盛在方盒中就是方的，盛在碗里是圆的，装在试管中是长的，倒在碟子里又成了扁的。”在各位作家的散文容器中它形态各异，在不规则的变形中，很难削制一把统一的尺去衡量，因此，方忠的纵横论的刻度也是多元的，这才使我们能在并非宏篇巨著的短小精悍的散文中透视那世纪心灵的洋洋大观。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散文精神在当代台湾的承传与流变 / 1

第二章 台湾散文的历史发展 / 26

第三章 梁实秋散文论 / 43

第四章 琦君散文论 / 49

第五章 余光中散文论 / 59

第六章 洛夫散文论 / 83

第七章 郭枫散文论 / 90

第八章 张晓风散文论 / 100

第九章 三毛散文论 / 109

第十章 席慕蓉散文论 / 132

第十一章 郑明嫄散文论 / 153

第十二章 简媜散文论 / 161

第十三章 林耀德散文论 / 167

第十四章 海峡两岸文化散文整合论 / 179

第十五章 海峡两岸女性散文整合论 / 214

结束语 / 235

主要参考文献 / 238

后记 / 240

第一章 五四散文精神在当代台湾的承传与流变

五四时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在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过程中,在传统文学观念为现代文学观念所取代的转折关头,一批新文学巨匠应运而生。他们在文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尤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鲁迅认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①林语堂甚至断言:“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②朱自清在回顾五四时期的创作实际时也明确指出:“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③他进而勾勒了五四散文绚丽多姿的盛况:“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有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④在五四散文洪流中,周作人的名士小品、丰子恺的禅趣小品、朱自清的儒雅散文、冰心的温柔散文,以及鲁迅的杂文等等,不仅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后世的创作中也有着深长的回应。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36 页。

② 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1934 年 4 月 5 日创刊号。

③ 朱自清:《背影·序》,见《朱自清全集》第 1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

④ 同上,第 33 页。

台湾当代文学是近乎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发展起来的。1945年,台湾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50年的殖民统治和长时期的皇民化运动给台湾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光复后,台湾作家基本上都存在着变换语言工具的问题,需要实现由日文写作向中文写作的转变。如日据时期的著名作家杨逵此时要向正在读小学的女儿从头开始学中文。因此,可以说台湾当代文学大体上是由一批大陆赴台作家开创的。这既包括梁实秋、台静农、纪弦、钱歌川、谢冰莹、张秀亚、覃子豪、王蓝、陈纪滢等在大陆业已成名的作家,也包括琦君、林海音、余光中、洛夫等在大陆接受教育而在50年代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尽管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的考虑把大陆进步文学统称为“三十年代文学”予以全面封杀,但由于上述作家都深受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的影响,因此五四文学与台湾当代文学的血缘关系事实上是无法隔断的。就散文而言,由于散文抒写的主要是个人的真情实感,较少带有政治色彩,因此五四散文对台湾当代散文的影响更直接更显著。朱自清、徐志摩、许地山等在1949年前早已辞世的作家的作品固然得以广为流传,周作人、冰心、丰子恺等与政治保持较大距离的作家的作品也不难找到,即便如鲁迅那样为当局明令禁止的作家的作品也在地下悄悄流传,成为柏杨、李敖、陈映真等作家学习的范本。台湾当代散文秉承了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在全面吸纳五四散文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从而形成了繁盛的局面。

下面将就几位五四散文家对台湾当代散文影响的梳理,来探讨五四散文精神在当代台湾的承传与流变。

一、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小品散文

周作人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评。早在1922年,胡适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作出评价:“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

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①钟敬文认为:周作人的散文“文体是幽隽淡远的,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这类创作家中,他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偶呢。”^②废名则说:“中国现代的散文,待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③而与周作人早已分道扬镳的鲁迅,1936年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出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谁”的问题时,举出了一个以周作为首的五人名单: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④,也没有抹杀周作人的散文成就。虽然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未必一定排在“第一”或真是什么“空前绝后”,但作为一代散文大家,他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他后来因附逆下水变节而为国人所不齿,但对于他的散文成就,我们还应予以充分肯定。

阿英在《周作人小品序》里以1929年作为转向的界限,将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分为两个时期。

这一分期把握住了周作人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脉络。大体上说来,1928年底以前的创作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他对现代散文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1923年)、《雨天的书》(1925年)、《泽泻集》(1927年)、《谈虎集》(1927年)、《谈龙集》(1927年)、《永日集》(1929)等。其中,有浮躁凌厉、充满战斗活力的谈论时事的杂文,有不尚技巧、文风朴拙的读书随笔,有周作人自称之为“美文”的艺术性散文。而最能体现周作人散文个

① 《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② 钟敬文:《试谈小品文》,《文学周报》1927年合订本第7卷。

③ 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④ 见斯诺整理、安危译:《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性和艺术风格的则是他的“美文”。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的《美文》中说道：“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面又分出叙事和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①他后来又说：“‘美文’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②周作人在大力提倡“美文”的同时也身体力行。《山中杂信》、《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苍蝇》、《苦雨》等名篇独抒性灵，弘扬个性，拥抱自我，娓娓而谈，在自然随便、漫不经心的运笔中，将知识、哲理、趣味融为一体，营造出平和冲淡的艺术境界。

周作人的这部分散文与现实保持着较远的距离。五四落潮后，周作人从时代浪尖上跌落下来，深切地感受着面对歧路的迷茫和孤寂。他回到“自己的园地”，皈依闲适冲淡，崇尚名士情趣，以求得灵魂的安宁和心理的平衡。写于1923年7月的《寻路的人》表明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周作人推崇明清名士派的文章，从中获得摆脱精神困境的良方。他说：“我们谈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陶庵梦忆〉序》）又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燕知草〉跋》）甚至认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燕知草〉跋》）由推崇公安派等明清名士派作品到为自己逃避现实、躲

① 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② 周作人：《看云集·冰雪小品·序》，开明书店1932年版。

进象牙塔寻找理由,从中可以窥见周作人思想发展的脉络。周作人渐渐由“叛徒”变成“隐士”,确立了“生活之艺术”的人生态度。他的小品散文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艺术表现。

由于现实环境的严酷和政治斗争的尖锐,周作人的冲淡散文在三四十年代影响愈来愈小,周作人自己也只能当当“文抄公”。在建国后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冲淡型散文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在海峡彼岸,经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由周作人开创的这一型散文倒绵延不绝,成为台湾当代散文的一大景观。

梁实秋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就曾代表清华文学社慕名前往八道湾,邀请周作人赴清华讲演,从此与周作人有了交往。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和周作人同在一个系达三年之久,经常成为苦雨斋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爱他的淡雅的风度。”^①梁实秋不仅推崇周作人的风度,也喜爱他的冲淡散文。1940年,入蜀后的梁实秋开始写作《雅舍小品》,陆续发表在《星期评论》、《时与潮副刊》、《世纪评论》等报刊上,引起文坛关注。《雅舍小品》明显受到周作人的苦茶小品及英美随笔的影响,说古道今,谈人论物,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不为时尚所左右,节制情感,发掘理趣和情趣,体现出一种清雅通脱、闲适恬淡的艺术品格。如《雅舍》一文写作者在重庆北碚曾住过一种青砖砌柱,黑瓦盖顶,四壁是竹篾泥墙,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可怜的陋室,他却不以为苦,反而恬然称之为“雅舍”。作者以人生如寄的人生态度对待客居生活,视陋室为一自足独立的小天地:“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这是一种通达超脱、知足自持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追求,从中可以领略到梁实秋随缘而处、优游自在的雅人品性和名士风度。这与周作人在《雨天的书》、《泽泻集》等散文集中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到台湾

^① 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见《在家和尚周作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后,梁实秋在散文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地发展这一型艺术风格,出版了《雅舍小品续集》、《雅舍杂文》、《雅舍忆旧》、《雅舍谈吃》以及《谈徐志摩》、《看云集》、《西雅图杂记》等 20 余种散文集。他熔性情、学识、修养于一炉,集雅人、名士、学者于一身,成为堪与周作人媲美的闲适派散文大家。梁实秋长期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他的散文风格又影响了子敏、萧白、羊牧等一批作家,因此他被誉为台湾文坛的一代宗师。

林语堂是又一位受到周作人影响的作家。在《语丝》时期,他们都是《语丝》周刊的中坚力量,过从甚密。林语堂对周作人的散文甚为推崇,认为“周作人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① 20 世纪 30 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种小品文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鼓吹幽默、性灵,正与周作人所提倡的冲淡散文相呼应,周作人也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大致经历了与周作人相仿佛的过程。早期,他是以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的。他以勇猛的姿态向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黑暗社会开战,表现了一个封建叛逆者无所畏惧的精神。《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等作品都呈现出浮躁凌厉的气势。随着时代的变迁,林语堂的政治态度和创作倾向发生明显的变化。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运动,林语堂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从进步的文化阵营中退了出来,躲进了“有不为斋”,成为政治上消极退让的绅士。在文学上则改变了浮躁凌厉之气,公开打出幽默的旗号,声称“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林语堂还借对公安派、竟陵派的评述,提出了“性灵”主张,认为“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提出任情抒写自我,反对文学的功利作用。据此,他创作了大量幽默闲适、冲淡平和的小品散文。这类作品大都收集在《大荒

^① 林语堂:《记周氏兄弟》,见《在家和尚周作人》,第 20 页。

集》、《有不为斋集》中。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1966年赴台定居。1974年在台湾开明书店出版《无所不谈合集》。此书共收散文200篇,大都为回台定居后所作。作者追忆往事,寄情自然,以亲切平易的笔墨娓娓而谈,平中有奇,时时飘逸着诱人的幽默气息,显示出卓然的智慧和平和淡泊的心境。从《说乡情》、《来台后二十四快事》、《论东西思想之不同》、《记鸟语》等篇什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二三十年代冲淡散文在台湾的一脉流传。

从总体上来说,周作人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周作人精通多种外文,博览群书,在中西文学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据他的学生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举一事为例,他说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只此一类,也可见数量是如何大。何况还有杂,杂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他通日语、英语和希腊语,据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①正因为周作人有博学、博览、博识的底子,所以他的散文旁征博引,探幽究微,知识密集,内涵丰富,具有浓重的书卷气。《苍蝇》一文在不到二千字的篇幅里,引了希腊路吉亚诺思(Lukianos)的《苍蝇颂》,处女默亚(Muia)被变成苍蝇的传说,荷美洛思(Homeros)的史诗,法勃耳(Fabre)的《昆虫记》,《诗经》,小林一茶的俳句,《埤雅》以及绍兴小儿谜语歌等等,不可谓知识不密集。《伟大的捕风》全文二千余字,引用的书籍有《旧约·传道书》、拉瓦尔(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梭罗古勃(SoLogub)的小说、易卜生的《群鬼》、吕滂(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巴思加耳(Pascal)的《感想录》等。这些作品正显示了周作人学识的渊博。举凡古今中外的典故资料、人文风习、历史时事,无不汇罗笔下,这充分显示了周作人散文知识性的一面。不过,尽管周作人

^① 张中行:《再谈苦雨斋》,见《在家和尚周作人》,第46—47页。

的散文材料丰富,知识容量大,但由于他在引书的方法上很讲究,采取的是一种漫话闲谈的方式,注重情趣,因此往往会飘逸出举重若轻的风采。

学者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从梁实秋开始,写作这一型散文的有余光中、吴鲁芹、杨牧、张晓风、许达然、庄因、林文月等。余光中曾对学者散文作出界定:“这一型的散文限于较少数的作者。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序文、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美且敬。”^①这一番话仿佛就是对周作人散文作出的总结,甚为符合周作人的创作实际。由此也正可看出台湾学者散文与周作人的渊源。即就余光中的散文理论和创作而言,与周作人便有诸多相合之处。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散文家都非常注重语言。余光中对散文语言是这样要求的:“现代散文当然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只要不是洋学者生涩的翻译腔,它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只要不是国学者迂腐的语录体,它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②再对照周作人关于散文语言的论述:“以口语为基础,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③可以看出,两人对散文语言的要求如出一辙,即都要求将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加以杂糅调和,从而创造出雅致的富于表现力的现代散文。从中不难发现周作人对余光中的影响。而余光中的文学领域包括散文、诗歌、评论、翻译,这与周作人的文学天空也基本一致。不知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性?

①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余光中选集》(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第32—33页。

③ 周作人:《燕知草·跋》,见《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

二、鲁迅与台湾当代杂文

杂文在中国确乎“古已有之”。但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能在中国现代文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则主要是鲁迅的功劳。

1918年4月,《新青年》开辟《随感录》专栏;紧接着,《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也都增设《随感录》专栏。在这些固定的栏目里,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纷纷发表杂感文,此为现代杂文的开端。而用力最勤、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则要推鲁迅。鲁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期便致力于杂文的写作,他以匕首、投枪般的文字,创造了犀利透辟的现代杂文。据统计,鲁迅一生的创作量约有一百七十万字,其中杂文便有一百三十五万字。1927年以后,鲁迅将创作的重心由小说转向杂文,因此其后九年创作的杂文比前九年多两倍。鲁迅以丰厚的创作实绩成为20世纪杰出的杂文大师。

鲁迅的杂文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显示出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由于从小饱尝世人的冷眼和社会的欺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鲁迅在杂文中便以一个社会挑剔者和批判者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那种否定和反抗性情绪溢于字里行间。《坟》揭露了封建文化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的反动内核。《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痛斥了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及其帮凶文人的卑劣嘴脸和无耻罪行。《二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同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法西斯政权。鲁迅的杂文在批判和攻击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

鲁迅的杂文还以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反对不敢正视现实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他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